

新加坡芽籠區先天道齋堂調查

蘇芸若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那爛陀——室利佛逝中心
(ISEAS, Yusof-Ishak Institute, Nalanda-Sriwijaya Centre)

一、引言

2017年10月，筆者兩次到新加坡芽籠區 (Geylang) 考察先天道齋堂。芽籠地區的齋堂數量之多和分佈非常集中，幾乎是新、馬各地所未見。¹也因芽籠地區的多元個性，作為清修場所的先天道齋堂與異族文化、紅燈區、街市文化相映成趣，在在顯示華人宗教滲透入庶民生活的肌理的情況。

先天道發展於清末，約於19世紀中期傳入新、馬地區。先天道的宗教場所統稱「齋堂」 (Vegetarian House; Vegetarian Hall)，意為吃齋念佛之堂。在新、馬的文化語境中，齋堂往往被稱為「觀音堂」或「佛堂」，普遍被視為民間佛教的宗教空間。先天道齋堂的教派特殊性、跨域宗教網絡及其女性屬性，是區別於新、馬地區其他華人廟宇的重要特點。由於以道脈、派系而非血緣為組織信徒的憑據，先天道齋堂較易組合和重整各個籍貫的華人移民，因此出現各種以籍貫為原則來組成的齋堂。其中，說客家話的齋堂為數甚眾。而受到土生華人文化 (峇峇、娘惹) 影響的齋堂也可得見。

對東南亞先天道齋堂的研究有兩個重要性。其一，針對學界對「教派宗教」 (Sectarian Religion)，「宗教融合主義」 (religious syncretism)、 「救世宗教團體」 (salvationist religion) 和「慈善社團」 (redemptive society) 的討論提供更具體的海外例子。²從中國大陸傳播到海外的先天道，與當地宗教環境和社區網絡結合，一方面不完全符合民國宗教結社的典型形態，另一方面則在新、馬地區逐漸拓展其定義與邊界，說明宗教結社之靈活形構，往往須從與社區的融合與分際來理解。「民間佛教」的實踐與網絡，更是直接回應東南亞多樣化的佛教發展脈絡，呈現出可供整合、借鑒、拓展的複數的佛教 (Buddhisms) 文化

內容而非同質化的、單一的、在全球化洪流下趨向一致的佛教 (Buddhism)。³其二，先天道齋堂的女性屬性，使其成為華人移民社會中，一個相當特殊的在地化女性空間，也回應了學界針對性別與宗教的討論——女性在個別宗教傳統中的定位，以及污染與救贖的課題如何因性別而有所差異等問題。齋姑作為獨立自主的清修女性，積極拓展自己的宗教虔信之領地，並不斷協商自己在移民社會中的性別身份，成為探索華人宗教與女性互動的重要例子。⁴

二、芽籠概述

芽籠 (Geylang) 位於新加坡河東部，是新加坡合法的「紅燈區」 (red light districts)，同時也是華人宗教會館和宗教場所非常集中的區域。芽籠作為新加坡相對「複雜」的一區，除了是佛教的大本營 (伽陀精舍，淨名佛學社、福海禪院、廣洽長老的道場「蒼菊院」)，也與一些華人老廟 (如創建於1821年的順天宮) 和各個宗鄉會館， (惠安、茶陽、溫州、三水等) 同處在一個時空底下。⁵因此，在芽籠，同一棟建築物中「妓戶在上，廟堂在下」的情況並不罕見。⁶因為居民背景龍蛇混雜，所以芽籠地區是新加坡罪案發生頻率較高的區域。

芽籠大成巷 (Lorong Tai Seng) 一帶是早期華人移民認知中的「葱茅園」，以此區種植葱和香茅為名。兩間「九皇宮」——葱茅園鳳山宮、葱茅園九皇宮⁷——供奉的是新、馬地區特有的神祇——「九皇大帝」。「葱茅園」一帶也稱為「芽籠土乃」 (Geylang Serai)，是新加坡少數馬來族裔集中的區域。19世紀下半期，一個富有的家族買下芽籠區1,000英畝的地段，種植香茅。馬來語稱香茅為「serai」，在工廠提煉後的香茅油可用來製作香皂、香水或醫治風濕，所以，「Geylang」有可能指的

是馬來文「Kilang」，意即「工廠」，因此，芽籠士乃有「香茅工廠」的涵義。⁸在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治理下，新加坡的區域劃分往往與族群結合。牛車水是唐人街，小印度為印度人聚居地，而芽籠士乃區和「甘榜葛蘭」(Kampung Glam) 區則成為馬來族裔的活動中心。芽籠士乃對作為新加坡少數族裔的馬來穆斯林來說，是社區集體記憶的中心，也是在主流文化底下「他者」及其差異的呈現場所。⁹

此外，芽籠區也是新加坡少數較容易取得永久地契的私人土地地段，因此華人廟宇——尤其是隱身於民宅的私人廟宇如先天道齋堂——較能在國家社區整合制約中免受其害。¹⁰因此，芽籠區的華人廟宇林立，佛教、道教、孔教和三教合一的民間廟宇皆可見到。齋堂也是齋公、齋婆實際生活的場所，結合民宅與宗教空間，呈現其獨特的在地性格。筆者是次考察芽籠區的 8 間先天道齋堂，發現這些齋堂的一個共同特徵：雖敞開廟堂大門，但外頭籬笆鐵門皆上鎖。如欲參觀，需按門鈴待人開啟。筆者得知，大部份齋堂僅在農曆初一、十五或有特別法會時才會對外開放讓觀眾參觀，這亦是其「在家宗教」個性的遺留。

三、芽籠地區先天道齋堂的道脈源流

芽籠區的先天道齋堂計有 8 間，分別屬於先天道「東初派」¹¹的兩個不同脈絡——朝元洞系下的東陵門系，以及南山系。¹²據筆者的統計，新加坡全島共有 30-40 間不同派系的先天道齋堂，除了本文著重處理的東初派，還包括萬全堂派和歸根道、同善社的系統。¹³

先天道供奉的「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中，達摩 (Bodhidharma, 483-540) 被奉為東土初祖。《無極傳宗誌》流傳於新、馬東初派的齋堂，因此視為東初派的經典。據《無極傳宗誌》的記錄，達摩之後至六祖慧能皆為禪宗祖師。這方面爭議較少，但「七祖」的身份在教內則頗多爭議。據《無極傳宗誌》的記錄，六祖以後「道傳火宅，白馬雙成」，由白玉蟾 (1134-1129) 和馬道一 (709-788) 接任先天道第七祖。但是，有些派系以先天道乩著《雲城寶箓》為依據，認為「白馬」是白玉蟾和馬丹

陽——也就是全真七子之一的丹陽子馬鈺 (1123-1181)，而非佛教禪師馬道一。¹⁴

東初派名自先天道兩廣「十地」張東初 (1835-1879)，他也名張道芬。據《道脈源流》所記載：「張道芬，兩廣十地道長，光緒三年丁丑歲入四川祖堂，議定掌道位。由此自立辦至南洋，功勞卓著，林立佛堂。」¹⁵「十地」級別是先天道的位階排序中第二高階的，僅在「五公」之下，領恩「十地」的道眾在同一時期僅能有 10 位，被道眾稱為「大老師」。¹⁶位階排序之辨認也可從道號中的「道、運、永、昌、明」探出端倪。「道」字輩為「十地」，依次為「運」字輩的「頂航」、「永」字輩的「保恩」、「昌」字輩的「引恩」、「明」字輩的「證恩」(圖 1)。在先天道系統中，女性領恩只能至「永」字輩止，就是「姑太」的級別。¹⁷一些先天道經文是「姑太」級別以上的道眾才能使用，經文中以「我男兒」作為上表¹⁸的稱呼，顯然預設使用者是男性或是已成功「斬赤龍」的姑太。¹⁹男眾居住的齋堂稱為「乾堂」，女性居住的齋堂稱為「坤堂」。在新、馬一帶，坤堂的數目遠遠高於乾堂，並且，「只可乾開坤，不可坤開乾」²⁰，坤堂基本上不可自行開辦。

東初派自第二任掌道沈性空 (?-1887) 歸空之後分裂為兩系：朝元洞系和南山系。朝元洞系於 1873 年在廣東建立羅浮山朝元洞，在海外以吉隆坡「登彼岸」觀音堂為主要中心。²¹前幾任祖師依次為張東初、沈性空、鞠會通、王裕安。王裕安於 1903 年在香港開闢筲箕灣極樂洞，成為最早在香港成立道場的先天派別之一。²²現在新、馬的東初派朝元洞系齋堂多承認香港極樂洞為祖堂，不少姑太也曾到過香港極樂洞。

東陵門系是東初派朝元洞系底下分支出來的支系，齋堂多以「善」字嵌入廟堂為特徵。²³東陵門系以新加坡東陵 / 東隆地區 (Tanglin) 地區為基地，就是現在近烏節路一帶。東陵門系的創辦祖師為馬純清，道號「道權」²⁴，他的神主牌位如今仍可見於東陵門系齋堂內。據筆者的田野考察，目前新加坡的東陵門系齋堂共有 6 間，其中 2 間位於芽籠。而馬來西亞的東陵門系齋堂則大約有 15 間左右。

東初派南山系齋堂數量較多，以新加坡四馬路觀音堂（天德堂）為中心，至今香火仍然鼎盛。據 90 年代的統計，當時在新加坡約有 30 間南山系坤堂，另有 30 間散佈在東南亞各地，第一期分堂以「天」字為首；第二期分堂以「德」字為首。²⁵ 據筆者近期的調查，目前新加坡所存的南山系齋堂約有 15 間左右，包括已轉型為佛教的齋堂。而單是在芽籠地區，就有 6 間。在各齋堂的碑銘記錄中，天德堂往往資助分堂的建立及重修。²⁶ 南山系傳承的祖師依次為：張東初、沈性空、李南山、許道智（燦然）、張和宗、江允恭、李春三、李乾明、謝西臨、鄭堯德 / 陳超然、溫至中、李景昱 / 騰冲盈、吳聖和、陳慎謙。²⁷ 自陳慎謙（勤川）於 1998 年

歸空，祖師道位懸空至今。²⁸

從表 1 可見，芽籠區 8 間齋堂中有 2 間屬於東初派朝元洞東陵門系，其餘 6 間則屬於東初派南山系。這些齋堂中最早建立的是忠德佛堂，也稱寶德堂，由邱原根姑太建於 1902 年。次者為善福堂，由徐亞才姑太建於 1919 年，其他的齋堂則分別建於 20 至 40 年代。其中，已經「空門化」的齋堂有三間，分別是善福堂、天成堂和普原堂。「空門化」意味著齋堂已由佛教剃度的法師接管。不再是典型的先天道「帶髮修行」之齋姑負責管理。以善福堂為例，如今已 100 高齡的善福堂胡隨就姑太於 10 多年前受三壇大戒出家，法名釋普瑜。其養女釋善森較她更早就已出家。

表 1：新加坡芽籠地區的先天道東初派齋堂

名稱	派系	創立年代	現況
善緣堂	東初派朝元洞東陵	1929	存
善福堂	東初派朝元洞東陵	1919	空門化
天成堂	東初派南山	1937	空門化
天善堂	東初派南山	1930	存
天壽堂（呂祖宮）	東初派南山	1940	存
天南佛堂	東初派南山	1940	存
普原堂（南海飛來）	東初派南山	1923	空門化
忠德佛堂（寶德堂）	東初派南山	1902	存

朝元洞東陵門系的善緣堂和善福堂²⁹ 顯然曾經保持友善往來，兩堂姑太和各分堂姑太不止一次同時出現在善福堂善森法師所提供的照片中。筆者調查馬來西亞柔佛州彼咯（Bekok）的善因堂時，善因堂姑太也表示和善福堂非常熟悉。彼咯善因堂亦屬東陵門系齋堂，由黃興華姑太創辦於 1887 年。

善福堂由徐亞才姑太（-1956）創辦於 1919 年。徐姑太本在福建西覺寺持齋念佛（原名觀音庵），1919 年跨海到新加坡建立善福堂。徐姑太的徒孫胡玉就（胡玉蓮）創辦馬來西亞居鑾的善慶堂、胡隨就負責新加坡善福堂、徐慶賢則創辦馬來

西亞清雲寺。這幾位姑太的徒孫還建立了新加坡普陀巖、馬來西亞善意堂和馬來西亞三聖佛堂。³⁰ 善福堂的建築陳設是典型的先天道風格。建築物兩層樓高，一樓為開放的佛堂，二樓則為不對外開放的老母殿（也稱「金母殿」）。每天四次念經供奉無生老母，並在殿前長案懸掛東初派特有的法器「老母燈」，也稱「老母火」或「無極燈」，是先天道宇宙觀統率「無生老母」的具象化。³¹ 筆者收集到的老母燈圖像中，朝元系和南山系的老母燈造型大致雷同，惟上方蝙蝠圖案有小小微異（圖 2）。蝙蝠作為中國文化中的瑞獸，有吉祥意涵，取意「福

從天降」。老母燈通常置放在不對外開放的二樓殿中，因此筆者的收集工作其實異常艱難。通常只有已空門化的齋堂才會大方任筆者考察老母燈。

有趣的是，在是此的善福堂考察中，善森法師取出一張祖師像遞給筆者，說是之前姑太所藏的祖師像。一看之下，才發現這是南山系的 13 祖溫至中祖師（圖 3）。朝元洞系收藏南山系祖師像，說明兩個分系其實在南洋維持友善往來，並不如初分裂時的競爭狀態。³²

芽籠區南山系的 6 間齋堂，分別屬於不同的方言籍貫，有潮州、福建、客家和廣東。除了忠德佛堂有老母燈，其他的齋堂都未曾見到。忠德佛堂老母燈上的蝙蝠圖案和十字港觀音亭的老母燈形式相同，顯示其承法自南山系。觀音殿前的「佛光普照」，也與其他齋堂一致。這幾間南山系齋堂還有一個特色，就是皆會陳列一張陳慎謙祖師在 1991 年接任祖位的團體照（圖 4）。從照片上，筆者辨認出了幾位南山系齋堂的齋姑。南山系齋堂和祖堂的關係至今依然相當密切，據悉，每年農曆新年各分堂齋姑都會到祖堂一聚。陳慎謙祖於 1998 年歸空後，南山系齋堂組織由新加坡如切觀音堂（天爵堂）的周育民道長。據筆者近日所知，周道長已於去年（2016 年）歸空。南山系僅存三位十地道長（包括周道長）如今尚存兩位，他們是泰國天一道的王道儒，和印尼泗水的沈惠理。³³ 馬來西亞南山系齋堂天春堂於 2015 年開幕新分堂——天惠堂，沈惠理道長也曾蒞臨觀禮。

天壽堂（呂祖宮）是芽籠這幾間南山系齋堂中比較有特色的一間。筆者考察時，天壽堂善信眾多，有些人來祭祖（齋堂提供善信存放祖先牌位）、有些人來找姑太問事，也有人在排隊等待姑太擇看婚禮的黃道吉日。約莫 80 有餘的天壽堂姑太身著先天道的典型裝束——淺藍衣衫黑色裙，說著客家話，非常和藹可親，也告知筆者一些南山系齋堂的近況。蒙姑太告知，芽籠 13 巷的一間齋堂就因政府徵地而遷到齋姑自己的家中。即是政府組屋，也就不便開放給大眾，此堂因此不存。

天壽堂內懸掛了不少南山系祖師和姑太像。其中一張是景昱祖坐化霞升之像，聯語寫著「元神離東土，真性返西方」，聖和祖的照片上寫著「小孩

今世求心度，吃素清規念佛時」，還有一張允恭祖身著清朝官服的照片。這些珍貴的照片，顯示天壽堂非常重視祖師傳承。天壽堂大殿的入口處也寫著「祖師傳衣鉢悲天憫世拯生靈」。

四、結語

新加坡芽籠區的 8 間先天道齋堂，屬於先天道南洋系統中的東初派朝元洞東陵門系和南山系。兩系齋堂同時位於一個區域，承脈互助，至今仍保持友善聯繫，在先天道齋堂的例子中非常有代表性。建國以來，新加坡急速邁入現代化、全球化的浪潮，衝擊著國內文化遺產和傳統宗教的生存空間。芽籠區的先天道齋堂，依然能在現代化的洪流中應時發展，或加入佛教總會尋求合法化，顯示道眾積極在極其壓縮的城市生態中尋找生存的空間。新、馬的齋堂在兩國未分家前保持緊密聯繫，祖師及道眾常常走訪分堂，交換資訊。國族分界制定以後，兩國齋堂之聯繫無疑急速銳減，卻仍可從每年分堂回祖堂的團拜儀式中得到某種程度的保留。

與先天道其他派系萬全堂派、歸根道和同善社系統相比，東初派的齋堂仍在所有齋堂中佔大多數，也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在地化」性格。筆者針對新、馬、印尼先天道齋堂的田野調查仍在持續進行中，僅以此文記錄系列考察中的一個較有代表性的案例。

註釋

- ¹ 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孟加勿殺區 (Mangga Besar) 則頗可相提並論。
- ² 參見筆者即將刊登的一篇書評：蘇芸若，〈評介《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東南亞發展》〉，《漢學研究》，第 35 卷 4 期（2017）。
- ³ 參見 D. Christian Lammerts, "Introduction," in D. Christian Lammerts eds, *Buddhist Dynamics in Premodern and Early Moder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5), pp. 1-2.
- ⁴ 參見筆者即將刊登的一篇文章：蘇芸若，〈在地化的女性宗教空間——新加坡、馬來西亞先天道齋堂的案例分析〉，《華人宗教研究》，第 9 期

- (2018)。
- ⁵ 一名宗鄉會館的負責人對記者說：「平日我們的會館是關上門的，對面（妓戶）也是關上門的，常常有人按錯門鈴，要找阿姑，我們只好叫他們再按對面的門鈴」，參見：區如柏，《寸寸鄉土情》（新加坡：青年書局，2006），頁 150-56。
- ⁶ 參見 Kenneth Dean, “Parallel Universe: Chinese Temple Networks in Singapore or What is Missing in the Singapore Model?”, in Peter van der Veer, ed., *Handbook of Asian Cities and Relig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pp. 281-282.
- ⁷ 葱茅園九皇宮因政府徵地已與眾弘善堂共同遷入阿魯目甘路 (Arumugam Road)，合稱「眾弘善堂九皇宮」。
- ⁸ 參見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eds, *Recollections: People and Places* (Singapore: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1990), p. 10.
- ⁹ Rahil Ismail, “‘Di waktu petang di Geylang Serai’ Geylang Serai: Maintaining Identity in a Globalised World,” in Rahil Ismail, Brian Shaw and Ooi Giok Ling eds.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and Heritage in a Globalising World: Diverging Identities in a Dynamic Region* (Surrey: Ashgate, 2009), p. 19.
- ¹⁰ Kenneth Dean, “Parallel Universe: Chinese Temple Networks in Singapore or what is missing in the Singapore model?”, in Peter van der Veer, ed., *Handbook of Asian Cities and Religion*, pp. 281-282. 新加坡「聯合廟」(united temples) 指的是將幾間廟宇集合於同一建築之下，其構成回應政府整合宗教場所的舉措。
- ¹¹ 由於先天道道脈經歷多次分裂，以祖師名字標識道脈及門系，純粹為了方便討論。「東初派」名自先天道祖師張東初，張東初在 1871 年承先天道「金祖」林周官之命下暹羅普度，1876 年宣告自立。參見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東南亞發展》（臺北：博揚文化，2015），頁 486。
- ¹² 「東陵」以地域為名，「南山」則依循祖師名號，亦指從李南山開始分裂出來的派系。
- ¹³ 萬全堂派以嶺南地區為發展中心，在新加坡尚存的道堂有飛霞精舍，飛霞一脈的發展情況參見麥泰開，《道脈源流》（新加坡：大光佛堂、飛霞精舍，1949）（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藏）。歸根道及同善社系統則分別是先天道在 1837 年和 1858 年以後分裂出來的教門。歸根道齋堂在馬來西亞的情況參見：蘇慶華，〈檳城的先天道支派——歸根道初探〉，收入《馬新華人研究——蘇慶華論文選集》（吉隆坡：馬來西亞創價學會，2004），頁 1-34。同善社至今在新加坡轉型成「南洋聖教會」(Nanyang Sacred Union)，從新加坡孔教會中分裂而來。先天道在新、馬地區的分裂情況之詳盡列表參見馬喬利·托普萊 (Marjorie Topley) 著、周育民譯，〈先天道：中國的一個秘密道門〉，《民間宗教》，第 2 期（1996），頁 22-23。本文所指的「東初派」，在托普萊的分類中屬於「普度門」的其中一支。
- ¹⁴ 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東南亞發展》，頁 51-58。
- ¹⁵ 麥泰開，《道脈源流》，頁 28。
- ¹⁶ 「五公」也稱「五行」為以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為名的先天道教銜，「五公」中的其中一人通常會成為祖師。祖師之選擇也回應教派宇宙觀的五行觀念，如當下是水元素支配，繼任祖師應是有水公教銜的人。在「五公」之下，由兩個「十地」分管一般的日常事務，「五公」和「十地」又稱為「十葉五花」。先天道教階情況參見：馬喬利·托普萊 (Marjorie Topley) 著、周育民譯，〈先天道：中國的一個秘密道門〉，頁 31-34。
- ¹⁷ 麥泰開，《道脈源流》，頁 30。
- ¹⁸ 各類「表文」包括超度、清吉、慶祝、還願、放生、免病、護道等儀式文書。
- ¹⁹ 「斬赤龍」為女丹的養成法，創始人為著名的女丹修煉者孫不二（1119-1181），全真七子之一，也是馬丹陽的妻子。「赤龍」即為女性經血，「斬赤龍」力圖使女性經血中斷，而透過丹法（「養丹」、「養胎」）而轉化成新的能量「白

- 鳳髓」。參見：張珣，〈幾種道經對女人身體描述之初探〉，收入李豐懋、朱榮貴等編《性別、神格與臺灣宗教論述》（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1997），頁 38；林欣儀，〈道教與性別——二十世紀中葉後歐美重要研究評述〉，《新史學》，第 26 卷第 2 期，頁 221-222；Catherine Despoux and Livia John, *Women in Daoism* (Cambridge: Three Pines Press, 2003), pp. 198-243.
- ²⁰ 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及東南亞地區的發展》，頁 498-499。一些齋堂並不以乾堂、坤堂為稱呼，某些以「精舍」為名的佛堂實際上也為先天道齋堂。這個例子在印尼更為明顯，幾乎所有齋堂都以「Wihara/Vihara」為名，取代較早前「觀音堂」的印尼語音譯「klenteng」。參見 Cl. Salmon and D. Lombard, *Klenteng-klenteng dan Masyarakat Tionghoa di Jakarta* (Jakarta: Yayasan Cipta Loka Caraka, 2003), p. 10（印尼語撰寫）。
- ²¹ 登彼岸觀音堂建於 1884 年，今已改宗佛教，名「法界觀音聖寺」。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東南亞發展》，頁 489-490。
- ²² 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東南亞發展》，頁 491。
- ²³ 王琛發，〈族群際遇與信仰前景的交織——論馬來西亞的王母信仰〉，收入《臺灣王母信仰文化——世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花蓮：勝安宮管理委員會，2009），頁 311。以「善」字為名的齋堂在新、馬地區大部份為東陵門系齋堂是沒有異議的，然而筆者在印尼的田野調查卻發現以「善」字為名的齋堂並非承法自東陵，而有可能是朝元洞李祥雲一系。李祥雲一系為典型的客家齋堂，傳承自梅縣松口鎮。李祥雲一系在新、馬的發展情況參見蘇慧娟，《先天道在南洋的傳播——以馬來西亞客家庵堂為例》（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3）。
- ²⁴ 馬純清的生平資料參見林博愛（南洋文史纂修館編輯部），《南洋名人集傳》（檳城：檳城印務局，1939），頁 7-8。
- ²⁵ 陳聲桂，《四馬路觀音堂》（新加坡：四馬路觀音堂，1997），頁 20-21。
- ²⁶ 參見 Wolfgang Franke and Chen Tieh Fan,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82-1987), pp. 173, 349.
- ²⁷ 陳聲桂，《四馬路觀音堂》，頁 25。
- ²⁸ 陳慎謙祖師的訃告參見新加坡 *The Strait Times*, November 7, 1998, p. 81.
- ²⁹ 需要注意的是，印尼雅加達也有同名的善緣堂 (Wihara Sanata Dharma) 和善福堂 (Wihara Sasana Dipa)，分別建於 1930 及 1935 年，也是先天道齋堂，屬朝元洞李祥雲門系。兩國四堂的齋姑互不認識，也不知有同名的情況。李祥雲門系分裂自朝元洞系，以梅縣松口鎮為基地，新、馬李祥雲系的齋姑也曾到過香港極樂洞。如此說來，與東陵門系也算是同門。
- ³⁰ 參見胡銘長編，《惠性慈心實錄》（新加坡善福堂、福建永定西覺寺，2005）。
- ³¹ 關於老母燈的情況參見王琛發，〈青蓮教下南洋：馬來亞最早期的瑤池信仰〉，《華人文化研究》，創刊號（2013），頁 51；黃子榮，《大山腳鎮佛教發展史初探——以先天教派齋堂、佛寺、精舍為例》（檳城：馬佛青佛教文摘社，2009），頁 95-96。香港的先天道東初派齋堂如天真堂亦有老母燈。也可參考筆者即將刊登的文章：蘇芸若，〈在地化的女性宗教空間——新加坡、馬來西亞先天道齋堂的案例考察〉。
- ³² 東初派典籍《慶祝表文》云：「朝元洞，擅專權，不通中外自主張；南山祖，德無量，捨身為道喪申江」。參見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東南亞發展》，頁 492-493。南山系列位祖師生平資料參見陳聲桂，《四馬路觀音堂》，頁 24-25。
- ³³ 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東南亞發展》，頁 517-518。



圖 1、檳城大圓佛堂的東初派朝元洞系祖師牌位。排法順序為宗廟制度中的「昭穆」制。除裕安祖為「運」字輩，其他三祖皆為「道」字輩。筆者攝於檳城大圓佛堂，2017 年 10 月。



圖 2、左為檳城大圓佛堂的母燈（朝元洞系），右為吉打十字港觀音亭的母燈（南山系）。筆者攝於 2016-17 年。



圖 3、善福堂收藏的南山系 13 祖溫至中祖師像。善福堂釋善森法師提供，2017 年 10 月。



圖 4、南山系天德堂陳慎謙祖師接任祖位之照片。筆者攝於天南佛堂，2017 年 10 月。